

經商社匯 12

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

熊秉元 · 著

目次

(自序) 佛法千經濟學底事? 007

第一章 最後的貴族、永恆的試煉 009

花樣的年華、草般的歲月／最後的貴族、永恆的試煉／華人
性格中的菊花與劍／續貂

第二章 告別的年代 是否 羅大佑? 025

告別的年代 是否 羅大佑?／李天命的世界／在苦澀和悲
情之外／續貂

第三章 葡萄成熟時?——台灣民主二〇〇五 043

香港見聞錄／修憲乎?制憲乎?／葡萄成熟時?／續貂

第四章 香港大埔的許願樹 059

人不為己，則如何?／香港大埔的許願樹／天使手裡的預算

書／續紹

第五章 國家於我何有哉？ 077

好問題，答案呢？／請誰先來，德先生還是羅先生？／國家於我何有哉？／續紹

第六章 識者克魯曼、智者張五常 095

閱讀大歷史／識者克魯曼、智者張五常／透視「大歷史」／續紹

第七章 霧中之島福爾摩沙 111

馬英九輸了總統大選！／霧中之島福爾摩沙／當代啟示錄／續紹

第八章 重新發明輪子 129

重新發明輪子／網路裡的文化因素／藍綠鈔票對決／續紹

第九章 執真理之手？ 147

一個人能戴幾頂帽子？／民粹與SSCI／執真理之手？／
續貂

第十章 請施主席優雅的酸掉 165

記黃有光大俠二三事／悼彭瑚將軍／請施主席優雅的酸掉／
續貂

第十一章 象牙塔裡的象牙世界 181

水面下的冰山／象牙塔裡的象牙世界／論贅文／續貂

第十二章 用水蛇通水管 199

本尊和分身之爭／用水蛇通水管／多少柔情多少淚／究天人
之際？／續貂

第十三章 向法治社會邁進 219

此圖非彼圖／給馬英九市長的一封信／向法治社會邁進／再

弔古戰場／續貂

第十四章 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 239

經濟學始於佛法式微處／報應／狗、機械狗、和小犬／續貂

第十五章 以文會友 255

順勢而為、自得其樂／軋了一角戲／以文會友／續貂

〈自序〉

佛法干經濟學底事？

熊秉真

這本書的書名，似乎有點譁眾取寵，值得稍作解釋。而解釋了書名，也大致說明了這本書的性質。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在東南亞地區尤其興盛，信徒以億計。佛學，是指佛教的典籍和各種論述；記載以及闡揚佛教的思想，本身是一種智識活動。經濟學，表面上是探討買賣、生產、消費等活動，其實是一種分析事物的工具，可以用來探討人類各種「非經濟」的活動；這種工具所隱含的特殊角度，可以稱為經濟學的視野、或經濟學的世界觀。

因此，經濟學和佛教之間，至少有兩種關聯：一方面，宗教活動，是人類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屬於「非經濟」的領域；經濟學一以貫之，也可以琢磨這個領域裡的曲折。另一方面，佛學是一種世界觀，經濟學也是一種世界觀。兩種世界觀之間，自然可以作比較分析；道不同，而相為謀。由此可見，經濟學和佛教之間，確實可以有一些聯結。

這本書裡大部分的文章，都和佛學沒有直接的關聯。不過，在性質上，卻和探討佛法的那幾篇一樣；我站在經濟學者的立場（而不是社會學者或心理學者的立場），對於大千世界裡的耳聞目見，若有所感，就希望能描述分析、置喙臧否一番。既然硬邦邦的堅持經濟分析的立場，見解就不一定是言之有物，而可能是言之有誤或言之有霧。無論如何，我試著呈現出自己的一得之愚；合宜與否，由讀者作最後的評判。

這本書的出版，要感謝印刻出版社的初安民先生和江一鯉小姐。兩年之內，他們接連出版我的兩本書；他們的盛情，我很感念。我也誠摯希望，他們對市場的眼光和判斷，比我的好！

T

第
一
章

最後的貴族、永恆的試煉

一、花樣的年華、草般的歲月——小故事小道理之一

一九三六年的一天，在上海一家豪華酒樓裡，有個奇特的聚會。十餘位來賓，都是七十開外的耄耋長者。他們有幾位穿西裝，但多半穿的是中式長袍或馬褂，還有好幾位頭上戴著傳統的小圓帽。在外觀上，他們舉止從容優雅，看得出是受過良好教育，經過大風大浪，是華人社會裡不折不扣的長者尊者。但是，雖然他們渾身上下，都散發出濃濃的中國氣息；他們之間，彼此卻以流利的英語交談，而且是道地的新英格蘭口音。更令人訝異的，是他們雖然已經年逾古稀，彼此卻都還諳稱：「囡仔」(boy)。

他們確實很特別，因為他們有極其特殊的身分和頭銜——他們是碩果僅存的「大清留美幼童」！

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之間，大清帝國前後選派了一百二十位幼童，送到美國留學；他們的年齡，在九到十五歲之間。按照計畫，他們將住在美國家庭裡，在美國讀中學，進軍事院校或大學理工科系，然後回國服務。雖然後來計畫因故終止，但是在美國近十年的薰陶，已經讓他們與眾不同。他們之中最著名的，一位是鋪設第一條鐵路的



詹天佑，另一位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

無論在中外歷史上，大清幼童的際遇，都是很奇特的一頁。在這個過程裡，有幾位關鍵性的人物。首先，容閔是一切的推手。他因緣際會，由香港到美國求學，從長春藤名校耶魯畢業。眼見西方文明之盛，再回頭看大清社會的腐敗落後。他覺得，唯有師法西方、而且從根救起，才可能振衰起敝。他所想到的，就是大量選派幼童，到美國受完整的教育，再回國一展所長。

容閔的抱負，如果沒有曾國藩的鼎力支持，當然不可能實現。晚清時期，曾國藩在朝廷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即使位極人臣，曾國藩還是要小心翼翼；環伺左右的，多的是懷舊排新、仇洋恨外的勢力。稍一不慎，不但幼童留洋的計畫功虧一簣，他自己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影響。

和容閔和曾國藩相比，吳子登算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然而，留美幼童整個計畫的轉折，卻是由他而起。幼童到美國之後，集中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的首府哈特福（Hartford），為了就近照顧，也為了督導幼童，清廷在當地設了「留學事務局」，還派了督導人員。吳子登，就是事務局的第四任主管；他到任之後，在週末按慣例召集幼童，教授四書五經。可是，他發現，在美國家庭待上一段時日之後，這些幼童們已經沾染當地自由開放的習氣。他要求幼童行跪拜禮、背誦古籍、態度馴服謙抑；幼童們不

服，更受不了他的鞭笞和呵斥，於是衝突日益嚴重。

吳子登稟報清廷，長此以往，這些幼童將與西人無異，不再以聖人教化為依歸。一連串的奏摺，再加上國內外政治情勢的風吹草動；清廷終於下令，終止留美計畫，全體幼童分批返國。幼童們等於是犯錯被遣返，所以千里迢迢回到故土之後，受到監視拘禁、類似犯人的待遇。

一八八四年，中法海戰；法國軍艦（鐵殼船）和清廷的軍艦（木殼船），在閩江口馬尾附近交戰。一陣砲聲隆隆、硝煙散去之後，半個時辰不到，清廷的福建水師全軍覆沒。被分派到福建水師的幾位留美幼童，花樣的年華就此畫下急促的句點。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黃海海面，清廷的北洋海軍受到重創，又有好幾位留美幼童壯烈犧牲。

其他幼童的際遇，沒有這麼悲壯；不過，這些在美國土壤上迎接陽光、日益茁壯的菁英，就在滿清傾頹、民國肇始的動亂歲月裡，像草芥一般隨風飄舞、自求多福。

對於容闈、曾國藩、吳子登而言，他們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都是合情合理。容闈，基於自己的信念，推動幼童留美，數十年而不悔。曾國藩，考慮到朝廷情勢、自己政治處境，也只能順勢而為。吳子登，對美國風土人情陌生隔閡，堅持「中學為主、西學為末」；他認為幼童應該儘速回國、避免持續受污染，也是出於一片善意。

當然，幼童留美政策中途而廢，可以有諸多揣測。如果幼童的年齡再大一些，會不會好一些？如果就近照料監督的不是吳子登，政策是不是會持續？如果一切照計畫進行，幼童源源不斷的送到美國；學成之後，也持續的回國投入社會，清廷的命運乃至於中國近代史，會不會就此改寫？這些假設性的問題，令人好奇、引人遐思；不過，更根本、也更重要的問題，是由歷史、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大清幼童留美的作法，到底意味著什麼？又透露出哪些問題？在一個正常穩定的社會，同樣年齡的小朋友可能會出國旅遊，到異地去接觸不同的風土人情；但是，他們不會被移植到萬里之外，在截然不同的土壤裡成長，肩上還背負著救亡圖存的重責大任！

中國歷史上，一旦社會面對重大變故，特別是瘟疫蟲害水患等天災；朝廷就昭告天下，皇上下詔罪己。然後，選個黃道吉日，皇上齋戒沐浴，登壇向上天祈福，並且懇切承諾，以後會更克己復禮、崇道修德。千百年來，同樣的戲碼一再上演。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帶來了蒸汽機火車輪船等等；西方列強的勢力，活生生血淋淋的闖進自居為中土的古老帝國。一連串的挫敗和羞辱，不僅有識之士、連老大的朝廷都意識到，下詔罪己、禱告祈福的舉止，已經無濟於事。繼之而起的，是呼籲船堅砲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乃至於全盤西化。留美幼童，就是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的產物。

和齋戒沐浴、下詔罪己相比，選派幼童留美的作法當然要踏實得多。然而，考慮當

時的主客觀條件，這畢竟只是一種出於善意、想當然耳式的企圖而已。以一小群受過現代教育的幼童，就希望能扭轉一個龐大無比的古老體系；不但清廷無從配合，社會其他部分更是鞭長莫及。畢竟，社會要能長治久安，不僅需要一套能正常運作的典章制度；還需要在面對考驗時，有適當的機制，能因應、調整、自我更新。幼童留美計畫的波折乃至於中輟，並不是偶然，而幾乎是必然。

歷史學者黃仁宇，曾經寫道：「新中國成立（1949）之後，已具備數字管理的能力。」如果他有機會接觸大清留美幼童的史料，再想想中國歷史上面對變局和考驗時的作法，可能不會有如此天真、樂觀、簡單的判斷吧！

二、最後的貴族、永恆的試煉——小故事小道理之二

參加聚會的客人，陸續到來；不過，他們手裡都拿著一個大包包，而且進了院子之後，卻不直接進屋。在院子的角落裡，女士們脫下身下顏色單調、樣式古板的毛裝；然後，從袋子裡拿出色彩鮮豔、樣式活潑、剪裁合身的洋裝或旗袍；換上衣服、穿上摩登漂亮的高跟鞋，再拿出鏡子、抹上胭脂、擦上口紅、畫好眉毛。等一切都打扮妥當，他

們這才走進屋子，走進另一個世界。

這一幕，出現在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這本書裡；對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前後，書裡有許多生動的描述，而這是其中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場景之一；讀來令人動容，也令人掩卷。在烏雲密布、風雨交加、乃至於狂風暴雨的時代裡，一小群人希望以他們僅有的能力，張羅一個安寧的小角落；靠彼此的體溫取暖，也勉強維持自己一點小小的自尊。

在書裡，章詒和只是刻畫一個個的人物，只是為那個特殊的時代留下注腳；她並沒有臧否人物，也沒有對大環境提出分析或褒貶。然而，透過她所描繪人物的言行際遇，卻若隱若現的烘托出那個特殊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所蘊含的意義。

兩小段情節，足以反映這些人物所身處的時代。《光明日報》，是共產黨同意下，由民主黨派所辦的報紙。一九五一年的某一天，中共中央和民主黨派各發表一項聲明。第二天，《光明日報》把民主黨派的聲明，放在頭版頭條；中共中央的聲明，放在頭版二條。沒想到，見報當天中共中央就下令，立刻追回所有的《光明日報》，特別是已經送往各大使館的報紙。

另一件，性質類似。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剛成立沒多久，民主黨派還很活躍。黨派所組成的民主同盟，要通過同盟的盟章。在中共中央的軟硬兼施之下，盟章明定：「民

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盟的領導人之一羅隆基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的黨綱，會注明接受另一個政黨的領導。當然，他也不會預料到，在往後的歲月裡，中國共產黨還曾在自己的黨章裡，明列黨的接班人！

然而，令人驚異的，倒不是民主聯盟領導者們的天真；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還有其他民主黨派存活、甚至平起平坐的空間，而中共和民主黨派，真的可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最令人驚愕的，是書中透露出毛澤東的思維。他似乎認為：只要由中央採取措施，進行思想改造；那麼，全中國上下將風行草偃，一體遵行。他好像認定，只要憑著政治上一連串的措施，腦海裡想像的世界，就可以在真實的世界裡出現。

這是偏狹而天真的思維，完全漠視社會正常運作的脈絡；對於經濟體系的基本特性，更是一無所知。中國近代史上，這種現象並不少見。清朝末年，「全盤西化」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固然無稽。另一方面，孫中山先生，公認是推翻滿清帝制、催生民國的推手。他所主張的「五權」，後來也成為一九三六年憲法的基本架構。五權，是西方所強調的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另外加上「考試」和「監察」這兩權。中山先生認為，這兩權是中國所特有，值得保存和發揚光大。

在三權之外加上考試監察，是他「結合古今中外學說的精華，加上自己獨自見到的道理，融會貫通而成。」然而，五權之間如何運作，不但沒有實際經驗為基礎，連學理

上的支持都付諸闕如。這又是想當然耳式的書生之見，而竟然曾經是國家最高指導原則，影響幾億人口的食衣住行。

其實，把時間拉長，由歷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和孫中山的想像，還有更深刻的意義。在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裡，有一套合宜的典章制度，肩負著使社會正常呼吸生活的責任，也承擔了社會變遷時起承轉合的功能。典章制度的分量和重要性，要遠遠超個人的舉止言行。當然，這同時也意味著，每一個渺小的個人，責任也相對有限；個人的思想言行，也許會帶來典章制度些微的調整或修正，但是不至於帶來體制的崩潰、造成斷裂、一切要重新來過。可是，無論是孫中山或毛澤東的主張，在本質上都和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他們所主張的，即使在某個非常特別的時空下出現，因為和社會基本的脈動差距過大，最多只是曇花一現、過眼雲煙。

而且，一個社會的歷史，是涓滴積累而成；即使有革命、即使改朝換代，千百年來所雕塑出來的思維習性，依然會深深的影響這個社會的走向。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對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而言，中央集權也許是自然而然的發展）。中央集權，就是行政權凌駕一切；沒有能分庭抗禮的立法，也沒有能獨立運作、節制皇權的司法。中共建國後，民盟所受的待遇，不過是傳統歷史文化裡，黨同伐異的現代版而已。